

世界艺术史话

Shijie yishu shihua

世界

电影名片

下



辽海出版社

1113100

世界电影名片

(下册)

邢春如 编著



淮阴师范学院图书馆 1113100

辽海出版社

三、法国电影名片

拿破仑

1780年，少年时期的拿破仑在军校学习时就显示出非凡的英雄气概。一次，士官生们在校园打雪仗，拿破仑头部受伤，帽子被打掉，但他毫不气馁，继续坚定沉着地指挥他的那一队同学抵御并反击另一队同学的进攻。这种不仅不服输，而且还要转败为胜的勇气，深得军校厨师弗娄里的钦佩。

拿破仑喜欢高翔的雄鹰。他养了一头小鹰，被几个淘气的同学有意放走了。拿破仑怒不可遏，在宿舍里与他们大打出手。后来小鹰又飞回来了，从此，它成为拿破仑荣辱一生的命运的象征。

1789年，法国爆发资产阶级大革命。在革命党人集会的科德里埃俱乐部的大厅内，革命领袖丹东指挥涌动的群众在高唱《马赛曲》。歌毕，又把歌曲作者德·里斯勒介绍给与

会的群众。后来成为法兰西共和国国歌的《马赛曲》当时已成为革命者向专制暴政决一死战的战斗宣言。群众纷纷向革命的作曲家致敬——青年军官拿破仑中尉也在致敬的人群当中。那天，他还首次与约瑟芬相遇。归途中一位看手相的算命先生预言约瑟芬将来会成为皇后。

1792年，已晋升为上尉的拿破仑回到故乡科西嘉岛。那时英法两国已经交战。科西嘉民族主义领袖正阴谋投靠英国，拿破仑因鼓吹共和而遭通缉。翌年5月，拿破仑携带共和国的旗帜，乘一条小船，潜离科西嘉，投奔革命的法国大陆。在海上他遇到惊涛骇浪的考验，他用共和国的旗帜当风帆，同狂风巨浪进行了顽强的搏斗。这时，巴黎的国民议会也像汹涌的大海：激进的雅各宾派和温和的吉伦特派为了争夺革命的领导权，正展开一场殊死的政治斗争。议员们唇枪舌剑的辩论，好比大海中前推后涌的激浪。

得到英国及欧洲大陆各国反动势力支持的法国保王党趁机在法国南方发动反革命叛乱。已晋升为少将的拿破仑接替讨伐叛军不力的卡尔多将军，升任前线总指挥。司令部设在土伦郊外的一家饭店内，饭店主人恰巧是军校当年的厨师弗娄里。老厨师眼见10余年前的军校“小鹰”如今已成为英俊的将领，感慨万分；弗娄里的女儿维奥丽娜更对慕名已久的英雄一见钟情。拿破仑果然不负众望，他以雷霆万钧的炮火轰击英军在小直布罗陀的要塞，逼迫英军连夜撤兵。土伦叛军失去英国支持，也就摧枯拉朽般瓦解了。

1794年，巴黎处于由罗伯斯庇尔、圣鞠斯特等雅各宾派领袖组成的公安委员会的恐怖统治下，形势十分紧张。丹东被推上断头台，拿破仑因拒任巴黎地区卫戍司令也遭逮捕；连约瑟芬都因涉嫌通敌而被投入监狱。极端的恐怖政治导致“热月运动”，罗伯斯庇尔下台，冤狱纷纷平反。被释出狱的拿破仑提出出征意大利的作战计划，想以战功建树自己的威望，但计划未被采纳。翌年10月4日的“葡月暴乱”却意外地帮了他的忙：残余的保王势力趁革命阵营因长期内讧而力量大大削弱之际，在巴黎发动暴乱，拿破仑受命镇压，从而成为人们心目中挽救共和国于危难之时的革命英雄。在一次为庆祝冤狱受害者生还而举行的大型舞会上，拿破仑向约瑟芬求婚。1796年春，他们结为伉俪。

然而，蜜月匆匆，新婚的将军就要出征，因为他的出征意大利的计划已被国民议会采纳，他被任命为“意大利军团”总司令。行前，他来到议会大厅，丹东等革命先烈的英魂浮现在他的眼前，他向英魂宣誓，永远忠于革命理想。

连年作战的共和国士兵们集结在阿尔卑斯山下。他们疲惫不堪，而且装备很差。拿破仑骑着白马巡视宿营地，满山遍野的共和国士兵发出山摇地动的欢呼声，拿破仑发表激励士气的演说。浩浩荡荡的共和国军队开进意大利境内。影片结束时，一头雄鹰冲天而起，盘旋在高空，三幅并列的银幕分别显现出蓝白红三种颜色，构成一面巨大的法兰西共和国的旗帜。

幻 灭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一个严冬，法国空军马雷夏尔中尉和博瓦尔迪上尉在空战中成了德军的俘虏。在被押送进俘虏营前，他俩在德国空军的一个前线指挥部里认识了一个名叫冯·劳芬斯坦的德国空军军官。冯·劳芬斯坦出身贵族家庭，衣着整洁，态度傲慢。他发现博瓦尔迪也是贵族后裔，在战前的巴黎社交场合有不少共同的熟人，立即另眼相看。他对原为机械工人的马雷夏尔则不屑一顾。

在德军指挥部里，法国俘虏受到了友好招待，因为这里的德国军官都厌恶战争，但好景不长，当地警察局很快就来拘捕了他俩，送往俘虏营。

在第21号俘虏军官营里关着法、英、俄、比等国的一群被俘军官。马雷夏尔和博瓦尔迪在这里结识了几个同房的伙伴：犹太资本家罗森塔尔、一个工程师、一个演员和一个教员。罗森塔尔家里有钱，经常有食物包裹寄来，他总是慷慨地与大家分享。工程师的专业是土地测量，他的专业知识使他成为挖地道潜逃的秘密计划的组织者。在马雷夏尔和博瓦尔迪来到之前，地道已接近完工。但就在他们准备出逃的前夕，全体战俘奉命转移。

在新的战俘营里，马雷夏尔和博瓦尔迪意外地与劳芬斯坦重逢。劳芬斯坦因在空战中受重伤，打坏了脊椎，不得不穿上钢丝马甲，退出了空军，调任战俘营的主管。劳芬斯坦欢迎他们的到来，但警告他们不要再策划潜逃。

在新的通铺房间里，他们又和罗森塔尔住在一起，罗森塔尔还像过去一样慷慨地与大家分享食物。新伙伴中有一个书呆子教授和一个好色的锁匠。安顿下来才几天，马雷夏尔、博瓦尔迪和罗森塔尔便又开始策划潜逃。他们仔细观察了地形，准备用被单编成绳子，从窗口吊下几十米高的陡壁，然后步行 300 多千米逃进瑞士。

绳子准备就绪后，博瓦尔迪提出他的具体出逃方案。他说，他将去买一些笛子分发给全营的人，组织大家于下午五点钟开一个音乐会。五分钟后，看守会来干涉，并把笛子全部没收。五点一刻，大家尽量利用一切能发声的东西，大吵大闹，大敲大打，结果必然是全体集合，这时由他负责断后，让他俩出逃。马雷夏尔和罗森塔尔为博瓦尔迪的自我牺牲精神大为感动。

一切按预定的步骤进行。当战俘们被集合在院子里时，突然又响起了笛子的声音。人们发现博瓦尔迪高高地站在围墙顶部的巡逻道上，吹着笛子。劳芬斯坦警告他必须立即下来，否则便要开枪。博瓦尔迪尽量拖延时间，劳芬斯坦开枪打死了他。当看守发现马雷夏尔和罗森塔尔失踪时，他俩已经逃出了战俘营。

罗森塔尔在中途扭了脚，无法赶路。马雷夏尔本来不喜欢他，气愤之下抛下了他，但很快又回来扶着他躲进一家农舍。农舍的女主人是个年轻寡妇，带着一个女儿独自生活。她冒着危险保护这两个外国人，使罗森塔尔有机会养好了伤。埃尔萨说她的丈夫和兄弟们全都死于战争，她憎恨战争。在他们患难与共的日子里，马雷夏尔和埃尔萨相爱了，然而，在圣诞过后的第二天，他们要出发了。马雷夏尔和埃尔萨虽然语言不通，但相信终有一天他们会在和平中重新团聚。

在漫天大雪中，马雷夏尔和罗森塔尔成功地越过边界，重获了自由。

天堂的儿女们

本片分上、下两集。

上集《罪恶大街》。法国王政复辟时期（1824 ~ 1830）。初春的巴黎。“罪恶大街”上行人如织。那里剧院林立，酒馆咖啡厅鳞次栉比。剧院中演出描写杀人越货的情节剧，大街上也时时出现男盗女娼的案例，大街因此而得名。

忽然，人声鼎沸：有个胖子发现自己的怀表失窃，他认定是在他身边搔首弄姿的美丽女子迦朗丝所为，便不由分说将她扭到派出所。这时一位青年见义勇为，挺身而出，为无辜的女子辩诬。因为他亲眼见到小偷行窃，他用哑剧的手势表现那小偷行窃的过程。无罪开释的迦朗丝扔给他一朵玫瑰花，以示感谢。青年人受宠若惊，因为他已为迦朗丝的美貌所倾倒。这位青年是“杂耍剧院”哑剧名角德比洛的儿子，名叫巴蒂斯特。

“杂耍剧院”演员巴里尼阿斯因与人发生争执离职而去，这倒为剧院的两名青年提供了登台的机会。巴蒂斯特热衷于

表演哑剧，弗雷德里克则梦想主演莎士比亚的戏剧。

舞台监督的女儿娜达莉钟情于巴蒂斯特，而巴蒂斯特却对迦朗丝梦萦魂牵。有一次，他的一位乔装成瞎子行乞的朋友，把他带进“红酥胸”酒馆，让他见见世面。巴蒂斯特发现迦朗丝正陪着一个男人喝酒。他鼓起勇气去请迦朗丝跳舞，岂知迦朗丝陪伴的是黑社会里出名的“智多星”拉瑟奈。他正兴冲冲地与迦朗丝婆婆起舞，拉瑟奈的打手过来，硬把巴蒂斯特推出酒馆。怒不可遏的巴蒂斯特冲回酒馆，挥拳痛打这无礼的流氓，他的勇猛让迦朗丝惊喜不已。

两人在散步时，迦朗丝向巴蒂斯特诉说了自己下贱的身世。巴蒂斯特并不因此轻视这卖笑为生的女子，反而更爱怜她了。这时忽然风雨袭来。巴蒂斯特为迦朗丝在自己寄寓的旅馆里租下一间客房。他向迦朗丝表白了自己对她的倾慕，然后，他羞怯地回自己的客房去了。

寄寓在同一家旅馆的弗雷德里克却与巴蒂斯特不同。他也爱上了迦朗丝，同她形影相随。巴蒂斯特只把迦朗丝当作美丽的女神，他把纯洁的爱埋在内心深处。他创作了一出名《幻象之宫》的哑剧，以表达他单相思的苦恋之情。

腰缠万贯的爱德华伯爵也迷恋迦朗丝的美貌，他常炫耀自己的富有，想以此打动美人的心。但迦朗丝并不贪慕金钱，她也深爱着巴蒂斯特，只因为她知道娜达莉热恋着他，

她才把自己的真情隐瞒起来。

那时恶棍拉瑟奈也在这家旅馆租了一间客房。他在这里策划一次抢劫。案发之后，迦朗丝因为同拉瑟奈有过往来而受到牵连。幸亏她出示了伯爵给她的名片，才没有被警察带走。至此，她知道像她这样的风尘女子，少不了伯爵那样有钱有势的人的保护。

下集《白衣人》。时间距离上集已七年之久了，法国“七月王朝”时期（1830～1848）。迦朗丝虽已成为伯爵的情妇，但她一直念念不忘巴蒂斯特。巴蒂斯特那时已同娜达莉结婚，而且他们已有一个五岁的儿子。他在艺术上已经成名，他创造了一个人称“比埃洛”的哑剧人物：满脸涂成青白色，表情木然，身穿肥大的白衣裳。弗雷德里克也已成为舞台上的名角，过着一掷千金、放浪形骸的生活。

弗雷德里克应付罢一群债主之后，又挖苦三位剧作者。当时他正在演出他们编写的剧本。他故意把戏演得夸张可笑，三位自尊心受到损害的蹩脚剧作者气得提出同他决斗。

弗雷德里克因决斗而受轻伤。那天他来“杂耍剧院”观看巴蒂斯特演出的哑剧新节目，不意遇到了蒙着面纱的迦朗丝。原来每当巴蒂斯特上演新节目，迦朗丝总要悄然来到包厢观看。她把这些年的生活告诉了弗雷德里克，并表示很想同巴蒂斯特见面。弗雷德里克让她不要走开，他马上去后台找巴蒂斯特。

服装师耶里旭抢先把这消息告诉了娜达莉。娜达莉怕失去巴蒂斯特，便派五岁的儿子去包厢对迦朗丝说，他们一家生活得很幸福、很安定。迦朗丝痛感自己已是多余的人，黯然离开剧院。当巴蒂斯特赶来找她时，早已人去楼空。

拉瑟奈打听到迦朗丝的住处后，前来找她，临别时正巧遇到伯爵。伯爵对他倨傲不恭，拉瑟奈也不客气地羞辱了伯爵一番。要面子的伯爵气得要同他决斗，无耻的拉瑟奈干脆不予置理。这件事很使伯爵耿耿于怀，拉瑟奈的话使他认识到迦朗丝另有所爱。但谁是他的情敌？伯爵颇费思量。有一次他陪迦朗丝去“大剧院”观看弗雷德里克主演的《奥赛罗》。演出很成功。伯爵从迦朗丝的激动中却产生了强烈的嫉妒，他怀疑弗雷德里克就是他的情敌。于是他故意找茬，想挑动弗雷德里克同他决斗。赶巧那天巴蒂斯特也来观剧。他发现了分手10年的迦朗丝，便悄悄把她引到剧院窗外的阳台上，以叙别后思念之情。拉瑟奈这时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他一面恶毒地辱骂伯爵，一面别有用心地挑开窗帘，有意让人们看到阳台上的情侣，但伯爵那时只顾向弗雷德里克挑衅，根本顾不上注意他们。他要弗雷德里克明天与他决斗。

迦朗丝见状只得与巴蒂斯特分手，因为她要制止决斗；为了救弗雷德里克，她同意跟伯爵远走高飞。偏偏这时娜达莉也闻讯赶来，见到丈夫果然同迦朗丝在一起，便不依不饶

地声称要维护自己作为妻子的权利。迦朗丝匆匆跑出剧院，在街上截了一辆马车走了。巴蒂斯特在马车后追着，呼喊她的名字，但是街上狂欢的人群阻挡了他，在奇装异服的狂欢声中，有不少人装扮成巴蒂斯特创造的哑剧人物——比埃洛。

四百下

艾菲尔铁塔在银幕上摇来晃去，巴黎街头灰暗的墙壁似乎马上就要倾倒，凄凉的街景把观众带入一种沉闷的氛围中。

在巴黎的一所学校里，老师正以填鸭式的教学方法向学生授课，他不但要求同学们死记硬背课文，还强迫他们抄写黑板上的笔记。稍有不驯，即加以处罚。同学们对此异常反感，他们在下面悄悄地做着各种小动作以示反抗。老师背过脸在黑板上写字时，他们在下面传看一张身穿泳装的女性照片。正当照片传到安托万·杜瓦内尔手中时，被老师发现了，他当即被轰出教室。课间休息，老师也不准他和同学们一起到操场上去玩耍，让他一人留在教室里反省。他不服气，就在墙上写了一首讽刺诗。与老师的粗暴行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学校的门楣上竟醒目地写着：自由、平等、博爱。

安托万在学校里受罚，回到家里也并不轻松，因为他没有一个温馨的家庭。他母亲是个风流人物，他就是她和别的男人鬼混的结果。怀了安托万后，他母亲曾经想做流产，在祖母的劝说下，才把孩子留下来。迫不得已，她与并不真心相爱的杜瓦内尔先生结了婚。这样，安托万的存在就成了她

的累赘。安托万在8岁之前，一直由祖母照管，祖母去世后，母亲才不得不把他领回来。继父待他稍好于母亲，但也谈不上爱。继父是个懦夫，对杜瓦内尔太太的放荡行为只能置若罔闻，听之任之。

安托万一家三口住在一间非常拥挤、狭小的公寓里，连他做功课用的桌子都没有，只能挤占饭桌的一角写作业。晚上睡觉，他也没有固定的床位，天天打地铺睡在过道里。母亲只要求他得好分数，却根本不考虑为他创造良好的环境。安托万放学回家后，首先要承担生火、倒垃圾、摆盘子等家务，然后才能做功课。他在父母面前，总是面带惧色，不敢言笑。父母一不在家，他就无拘无束，既敢偷拿家里的钱，还敢坐在母亲的梳妆台前摆弄她的香水和化妆用品。

安托万和志趣相投的密友雷内都很讨厌那个刻板严厉的学校。清晨，两人拿着书包从家里出来相遇后，商妥一起逃学。他们把书包藏匿起来，就去尽情玩耍：逛街，看电影，到游乐场玩大转筒。此时，他俩显得如此自由自在，无忧无虑。可就在他们得意之际，安托万看到母亲正和一个男人在树下亲吻。顿时，他心里有说不出的苦涩，心慌意乱地躲闪到另一条路上去。

逃学一天，怎样才能蒙混过老师的质询呢？安托万回到家后，马上按照雷内的主意抄写起请假条来。他模仿母亲的笔体一连写了几张，都写不像，只好把这些废纸揉成一团投

到壁炉中烧掉。恰巧父亲回来了，当父亲问起他今天的学习情况时，他搪塞地说还不错。接着就去帮助父亲做饭。

放荡不羁的母亲深更半夜才回家，她蹑着脚迈过睡在地板上的安托万，一进卧室就和父亲大吵起来。安托万佯装睡觉，耳闻目睹了这一切，心绪十分烦乱。

第二天，安托万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上学，一进校门，就被老师像猫抓老鼠似的一把抓住，厉声质问昨天为什么没上学？他没好气地回答说：“妈妈死了。”

安托万离家上学后，有个同学受老师之托到家里询问安托万逃学之事。他的父母得知此事后，随即赶到学校。正在授课的老师一见他母亲，不禁大吃一惊，随后把安托万所说的谎言和盘托出，并把安托万叫出教室。他父亲不由分说，举手就向刚刚走到教室门口的安托万狠狠揍去。安托万含泪走回教室。

老师、家长的粗暴行为加剧了安托万的逆反心理。这个桀骜不驯的孩子怀着既悲愤又害怕的心情离家出走了。他一人流落街头，晚上便栖身在雷内帮他找到的一家印刷厂的角落里。早上起来，他饥肠辘辘，看到送奶工把牛奶放到别人家门口离去时，就慌慌张张地溜过去，趁四周无人，偷了一瓶奶，匆匆躲到一边大口大口地喝下去，随手把奶瓶扔进下水道。他到街头花坛的淤水中洗了几下沾上奶迹的手和脸，就上学去了。

当他母亲发现他留下的出走信后，十分内疚，来学校找他，并把他领回家，给他洗澡，劝他好好读书，并许愿说，如果得了好分数，就给奖品。

安托万虽然厌恶课堂学习，却酷爱巴尔扎克的小说。晚上，当他倾心阅读巴尔扎克的《上帝研究》一文时，突然产生了一种幻觉：一个临终老头站起来，他的脸上闪烁着火的光芒，微微地笑了……第二天的作文课，老师要求同学写一篇自己亲身经历或目击的事。他凭着昨天读书的灵感，写下《祖父之死》一文。

放学回家后，他发现了一张巴尔扎克的肖像，就小心翼翼地把它别在储物架的帘上，并在像前点燃一枝蜡烛，以示崇敬。他万万没有料到，在他离去吃饭的一瞬间，蜡烛竟引起了一场大火。他遭到父亲的痛斥，这回母亲却采取了迥然不同的态度，她过来劝说，并提议去看电影。

在另一次作文课上，安托万因抄袭巴尔扎克的作品被老师推出教室，雷内站起来为他辩解，也被强行赶出。

在街上，安托万告诉雷内说自己不能再回家了，雷内就把他带到自己家来。雷内的家虽然阔绰，但并不和谐。父母之间从不见面，来去匆匆，只把家当作旅馆。雷内也是得不到家庭温暖的孩子。雷内偷了母亲的钱，母亲回家取钱，未找到，很不高兴地走了。父亲来家吃午饭，雷内趁父亲不注意，把餐桌上的食品偷了一些给藏在家中的安托万吃。雷内